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八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吳　瓌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八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君

論君道之大　　程顥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然必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

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致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雖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

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兹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篤信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論君道反求諸已　賈誼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于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

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守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麏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

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身去不遠人皆有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巳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巳而君道備矣

論人主之剛明　李綱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為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益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寛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風製

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官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不勝其寃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

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於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人惡可得哉

為君難論上　　歐陽修後同

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葢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

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為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為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為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為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

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强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説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辯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為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

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北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清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

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即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清泰帝憂懼不知所為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為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為賢佐助

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葢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歛國怨乎

為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横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輙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

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葢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輙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

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輙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説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

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

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論君道三條　說苑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

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

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失名

舜居深山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堯舉而授之天下被袗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豈特舜為然高祖由泗水亭長而創業光武由南陽疎屬而

中興方其在窮約之中一布衣耳及南面而經營天下駕馭諸將聽納羣策如石投水而運諸掌其視海内有負固僭竊而不服者必削平之而後已勵精圖治天下若治其家然葢不如是不足以創業中興而成帝王之業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銅

馬青犢赤眉張步隗囂之屬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陣自平蜀隴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偃武事修文教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臧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人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享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起義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舉仁杲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

身為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旣即大位知守成之為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户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幾致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致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

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善哉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顧所行何如耳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帝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然則聖帝明王所以撥亂致治者類皆如此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論宋仁宗勤儉致治　　歐陽修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
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
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
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為勞苦
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
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閒然非時不
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
年而時田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叙

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遊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幾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閲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畧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于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巳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位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寛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于治安躋俗豈于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

相

論君臣之分　李德裕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遼絶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名之臣故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武王之于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

焉者亦相與以誠而相遇以禮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名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槩然可見矣故能舉賢才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患則同其憂安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為難者君臣之義交而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沮法度之威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誠文相接之意其君抗然于上而

視其臣如胥吏僕隷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恥然于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可親雖為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為丞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罪持禄欺謾而取容哉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繫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翟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葢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

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絶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於隆古而至于庸君則賢者疎而易去諛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重大臣　　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

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頓讀曰鈍亡恥㑺㑺音歇無志也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音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

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
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
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罷讀曰疲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
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
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

使人頸盭（音周）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音族）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比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

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

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
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
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在道為之
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
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
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
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
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

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邮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于湯武也而二

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

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于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于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

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論為相當法周公　韓愈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

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待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

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論態臣篡臣功臣聖臣　賈誼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

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

必死簒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簒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簒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

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盡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盡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曰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

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

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撟拂迫脅于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撟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

寛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開内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𢶍馬若養赤子若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

論腹心之臣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

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髙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

任酈生陸賈樅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

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於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末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

昭孝宣益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傅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

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隕越也君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内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

容百人毁之不加踈尊其爵封其禄重其權而後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宋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論權臣重臣

蘇轍 後同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間

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

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

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

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

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

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寛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論忠智之臣

惟忠智之臣為能察事之利害畢陳於其君而無隱情

惟仁明之主為能以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追思之

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而魏鄭公常諫止之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名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恩禮有加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光庭曰亂幽州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

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因事誅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之主矣至暗忍者則不然褚遂良既得罪韓瑗言於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哉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卒不從而至於許敬宗

李義府之徒則綢繆思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德宗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許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方艱難時視陸贄如左右手既事平遭讒謗帝追讐盡言逐之猶棄梗然至盧杞裴延齡輩則寵任盤固既去猶思之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讐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爪牙宣力而贄之助為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况德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

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不能與昔者鮑叔牙薦管仲於桓公曰必欲治國家而伯諸侯非管仲不可於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而三薰之饗於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爲陳所以治國而寓兵者行之數年合諸侯而桓公以伯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信國士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設壇塲擇日而拜之以為大將軍信乃為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項羽之強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為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玄齡曰去者雖名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材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玄齡善謀而如晦長於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

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於草廬之中亮乃勸先主取荆益結呉為援以禦曹公先主用其策卒定巴蜀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有卓犖不羣之材烏足與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以道事君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身為深戒以薦進人

材為職者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夫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於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罔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

美而効之君乃為善苟有嫉妬之心則髙材美器至擯棄之失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飴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幾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蕃將主邉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禄山則專三道勁兵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徳宗也卒聚裒斂以中帝欲恨悱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税而

閭架除陌矣其偶和造作名怨挺亂皆杞為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譎奏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遂叛帝跳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於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面柔令若可親近崖穽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

郎盧絢按轡絶道去愛其醖藉稱美之林甫即諷令請老遂坐廢於時有以材譽聞者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杷險賊陰狡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傅死地不止顔真卿挺正敢言杷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竟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於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杷即誣殺之矯譎害物雖國乇主辱猶謷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於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

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語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而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參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可

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治裝既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禄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為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於如此非獨推薦之為難而代其職不更變之為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

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忘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於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凉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爲帥以代已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稗編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八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八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將

論帥材

人材之難而帥材為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材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寶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謂多故矣而未聞卓然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

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於奴僕或出於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以北逐單于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然則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畧資格而取實效寛法制而責成功將帥之材出矣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名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讀曰帳）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

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踸踔名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闘之氣擊刺之材去闕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葢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隷畜之豈有

斯恨

御將　　　　　　蘇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

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

也茍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

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説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

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𡚁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

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啬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

韓信不懐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將　何景明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専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於中者隨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縶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縶騏驥之足而縛孟

賁之手也故綦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嬴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

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趍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宣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髙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

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也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投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機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立策決勝之術

荀悅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情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人之敵取非其有以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

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説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敗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也伐趙之役韓信泜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内顧之士攻之彭城之戰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推移應物變化

論將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為父兄戡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

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敺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奚望其有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

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撫循士卒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撫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韓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禄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

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僊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撫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為則又以疑其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節制之兵

李德裕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茍筋骸之散而臂指下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稗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静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所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

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壘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請鐵騎與之二百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于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帥於是節度之師皆潰由是

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論用衆　　蘇轍

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非吾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饋

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絶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劒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雖多無過二千家則

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城毁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陣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謀

攡謀論　　劉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

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興廢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

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管仲謀江黄　劉向後同

齊桓公時江國黄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壊德

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曽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狐偃謀勤王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

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

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于天下狐偃之謂也

荀息謀假道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壁

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

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司馬錯張儀謀伐蜀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于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獘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

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獘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强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便秦惠王曰善請聽子卒起兵伐

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虞卿為趙謀秦

秦趙戰於長平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于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

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搆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

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内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

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不如予之虞卿聞之曰此飾説也王慎勿予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説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獘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

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為發聲兵未窺于境臣見秦之事賂而反搆於王也從秦為搆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

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

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陳恢為漢謀入咸陽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

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守不

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

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

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

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獘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為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仁悍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為人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獘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强服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闗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闗中民户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為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

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酈食其謀據敖倉

酈食其號酈生説漢王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

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皐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張良為漢謀楚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

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

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幷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内張子房之謀也

婁敬謀都關中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

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

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張子房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

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

張良謀翼太子 附李氏論范蠡張良一段

留侯張子房於漢巳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氏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常為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

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

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王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德裕曰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棲于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己以謝項羽項伯以脫於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

游耳韓彭英盧皆被菹醢雖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內史謀安齊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吕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

敢愛城哉内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内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内史之謀也

王恢韓安國謀伐匈奴　附李氏論鼂錯王恢一段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邉境

之害欲絶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名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巳邊郡數驚朕甚憫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内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

輸以為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乃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

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臣以為兩主之迹足以為效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于形者分則不過于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鋭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俔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于形而以分事

通於動靜之時葢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摓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域不收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邉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于淵而鳯鳥乗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𤴯潰癰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饑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

驅難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之不至千里人馬絕饑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

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

德裕曰鼂錯為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强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為名景帝弗察納爰盎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為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于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為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為無謀者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羣議洶洶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以破賊卒平淮西觀此

則知憲宗之賢于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獲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為能用善觀此則知武帝之不及穆公遠矣錯以忠恢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原之是可悲也

夫

稗編卷八十九